

語氣助詞「罷」的來源與用法探究*

王 錦 慧**

摘 要

語氣助詞「罷」出現於元代，是由連動結構「V(P)+罷」中表「完畢」義的動詞「罷」語法化而來，經過「V(P)+罷_(動)」>「V(P)+罷_(補)」>「V(P)+罷_(助)」的演變過程。其中「罷」由結果補語語法化為語氣助詞，取決於句法位置改變與語境影響兩項因素，必須「V(P)+罷_(補)」的句法位置出現在結句末，句法環境是未然、祈使句。

本文將語氣助詞「罷」的用法分成14類，其發展過程是由祈使語氣到半祈使語氣、非祈使語氣。除了停頓用法是受句法結構影響外，酌定、命令、要求、請求、商量、催促、勸告、提醒、禁止、揣測、假設、追問、退讓等用法是在語境吸收中完成，而且受到原先的動詞語義制約，都蘊含「決定」的意思，此現象反映語法化規律中的「保持原則」。

關鍵詞：罷、動詞、結果補語、語氣助詞、祈使句

2017年6月7日收稿，2018年2月22日修訂完成，2019年1月15日通過刊登。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著』類與『罷』類句末助詞歷時比較探究」（編號MOST 105-2410-H-003-114-MY2）部分研究成果。初稿宣讀於「日本中國語學會第66回全國大會」（日本：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2016.11.11-13），承蒙多位與會學者賜教，謹申謝忱。文中利用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唐宋文史資料庫」（<http://cls.lib.ntu.edu.tw/tasuhome.htm>）以及「百家諸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zh>）檢索資料，在此一併致謝。

** 作者係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 言

有關語氣助詞「罷」的來源，太田辰夫（1958 / 2003）、潘允中（1982）、孫錫信（1999）、馮春田（2000）、齊滬揚（2002）、翟燕（2008）、（2013a）、（2013b）、任曉彤（2012）都做過相關的論述。除了潘允中（1982）從語音相通觀點認為「罷」來源於古代的「夫」，其他都有語氣助詞「罷」是由置於句末的動詞「罷」語法化而來的共識。對於潘允中（1982）的說法，任曉彤（2012）加以反駁，理由是古代漢語的「夫」主要用在感嘆句和疑問句句末，「罷」沒有感嘆句末的用法，以及未能舉出二者歷史聯繫的例證，本文贊成此觀點。至於動詞「罷」到助詞「罷」，諸家探討差異處，主要在於演變過程的解釋。大抵有兩種看法，一是太田辰夫（1958 / 2003）認為句末的「便罷」、「也罷」省略了「便」、「也」，使其喪失陳述的功能，只能單純表示語氣。另一是孫錫信（1999）、馮春田（2000）、齊滬揚（2002）、翟燕（2008）認為由述語性的「罷」用在句末變化而來。太田辰夫的觀點所面臨的問題是句末連文的「便罷」、「也罷」元代才出現，而且此時「便」、「也」後的「罷」有的仍具有很強的動詞義，而同時期的句末「罷」單用已有句末助詞的用法。本文贊成第二種看法，相較於前人的研究，本文認為必須把焦點擺在誘發此種演變的句式條件、時間意義的表達以及內部結構變化，這些是第二節論述的重點。至於語氣助詞「罷」的用法，歷來說法未盡相同。參考太田辰夫（1958 / 2003）、孫錫信（1999）、馮春田（2000）、齊滬揚（2002）、翟燕（2008）、任曉彤（2012），本文分成祈使語氣、半祈使語氣以及非祈使語氣三大類。¹ 其中屬祈使語氣的，元代已出現；後二者主要見於明清。據此可推得，「罷」應先有祈使語氣用法，再發展出半祈使語氣、非祈使語氣。除此，屬句法功能的停頓用法也一併討論。語氣助詞「罷」的各種用法是如何形成的，將在第三節探討。第四節是結論。

1 所謂「半祈使」是指語氣的表達一半是祈使、一半是非祈使，介於祈使與非祈使之間。

二、語氣助詞「罷」的來源

「罷」作為動詞，《漢語大詞典》列出「停止、完畢、返回、遣走、省減、免去、算了」等義項。其中，與語氣助詞「罷」相關的動詞「罷」，馮春田（2000: 515）認為是「動詞『罷休』、『罷了』的『罷』」，相當於《漢語大詞典》的「停止」與「算了」的意思。翟燕（2008: 234-235）則以為來源於「『完畢、結束』義的動詞『罷』」，此與《漢語大詞典》的「完畢」義相當，之後再引申出「算了、罷了」的含義，最後才成為語氣助詞。表示「算了」義的「罷」出現時間比較晚，元代可見，如：罷、罷、罷，我寫與你！（《全元曲》）假若秀才藏過，則說無也罷。（《關漢卿戲曲集》）語氣助詞「罷」也是出現於元代，由於出現時代相同，二者之間難以存在來源關係。而「停止」與「完畢」二義之間具有關聯性，動作行為「完畢」也意喻著此一動作的「停止」。徐山（2013: 67）：「『罷』一詞的本義為『停止』」，據此可推得「罷」的完畢義是由停止義引申而來。本文認為語氣助詞「罷」是由連動結構「V(P) + 罷」中後一成分的「罷」語法化而來，經過「V(P) + 罷_(動)」>「V(P) + 罷_(補)」>「V(P) + 罷_(助)」的演變過程。²出現於連動結構「V(P) + 罷」，後頭常伴隨另一動作事件，成為「V(P) + 罷，V(P)」。

此時「罷」應是「完畢」義，表示某一動作行為結束後，接續進行下一動作行為。因此，與語氣助詞「罷」相關的是置於句末表「完畢」義的動詞「罷」。例如：

- (1) 畋罷，子虛過妣烏有先生。（司馬相如〈子虛賦〉）
- (2) 酒罷，呂媼怒呂公。（《史記》〈高祖本紀〉）
- (3) 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史記》〈袁盎鼂錯列傳〉）
- (4) 歌姬弄曲罷，鄭女挾琴歸。（蕭綱〈春日〉）
- (5) 妝成理蟬鬢，笑罷歛蛾眉。（蕭繹〈登顏園故閣〉）

2 馮春田（2000）、翟燕（2008）都認為動詞「罷」直接語法化為語氣助詞「罷」，實際上，還經過結果補語這一階段。齊滬揚（2002: 100）留意到「動補結構的瓦解是『罷』成為語氣詞的直接動因之一」，但是忽略了動補結構的前身是連動結構。

- (6) 孤城吹角罷，數騎射鵬還。(李宣遠〈并州路〉)
 (7) 重閣登臨罷，歌管乘空移。(諸葛穎〈奉和通衢建燈應教〉)

例 (1)-(3) 屬西漢例子，當時動補結構尚未出現，³「田罷」、「酒罷」、「朝罷」都屬於連動結構。如例 (1) 文義指出去田獵，結束之後，子虛拜訪烏有先生並向他炫耀。例 (4)-(7) 是六朝之後的詩作，「V(P)+ 罷」有可能是動補結構，觀其前後詩句，「弄曲罷」、「笑罷」、「吹角罷」、「登臨罷」分別與「挾琴歸」、「粧成」、「射鵬還」、「乘空移」相對，「歸」、「成」、「還」、「移」屬動詞用法，「罷」也應視為動詞，「V(P)+ 罷」仍是連動結構。

「V(P)+ 罷」形式由連動結構重新分析為動補結構，「罷」側重於補充說明前一動作的完成、結束，屬於結果補語的用法，例如：

- (8) 要待食罷，然後洗也。(《齊民要術》卷 8)
 (9) 自從開講即坐，講罷方始歸去。(《敦煌變文集新書》卷 6)
 (10) 吟罷清風起，荷香滿四鄰。(裴度〈夏日對雨〉)
 (11) 飲罷更憐雙袖舞，試來偏愛五花驕。(韓翃〈贈王隨〉)
 (12) 講罷同尋相鶴經，閒來共蠟登山屐。(劉禹錫〈送僧仲剛東遊兼寄呈靈澈上人〉)
 (13) 長安教書罷，洛陽買卜來。(《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時人為阮脩歌〉)
 (14) 神農嘗藥罷，質子寄書來。(李嶠〈藤〉)
 (15) 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牡丹花。(《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語錄》卷 1)
 (16) 拈香罷乃就座云。(《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
 (17) 先生因喫茶罷，曰：「物之甘者，喫過必酸。」(《朱子語類》卷 138)

以上 10 例，例 (8)、(13) 的時代是六朝，其他都是唐宋，從出現頻率來看，可以說「V(P)+ 罷(補)」萌芽於六朝，唐宋才蓬勃發展。例 (8)-(12)

3 有關動補結構產生的時代，諸家看法分歧，大抵有先秦、漢代、六朝、唐代等四種說法。動補結構產生的時間差距如此之大，原因在於對相同的材料不同的解讀分析。目前學界一般的共識應是出現於六朝，相關討論見王錦慧 (2004)、蔣紹愚 (2005)、蔣紹愚與曹廣順 (2005)。

是「V + 罷_(補)」，例 (13)-(17) 是「VP + 罷_(補)」，後者屬隔開式動補結構。對於「V + 罷_(補)」，言談重點在 V，「罷」說明 V 這個動作行為本身的完成，屬於指動補語用法。其中，例 (11)-(12) 畫線部分，「V + 罷」與另一「V + 補」句法結構相同，藉由前後對舉格式，有助於判斷「罷」屬補語用法。有關「VP + 罷_(補)」，梁銀峰（2006）將此種形式的「罷」當作完成動詞，與之相同形式的完成動詞還有「畢」、「訖」。他認為此類形式的 VP 是敘述一個事件，完成動詞是對這個事件的陳述，說明這個事件變化的完成，而據此認定 VP 與「罷」構成主謂結構。梁銀峰（2006）並未說明「VP + 完成動詞」是主謂結構的理由，梅祖麟（1981）提到唐五代「動 + 賓 + 了」完成體格式是一種「(主) + 謂 + 謂」結構，「了」的功能是對前面「(主) + 動 + 賓」所表達的事件作為話題加以陳述。理由是這類「動 + 賓 + 了」格式如果要接受副詞修飾，副詞位置不在動詞之前，而在動賓和「了」字之間。梅祖麟（1981）觀點或可作為梁銀峰（2006）看法的佐證。本文認為不是所有擺在 VP 後的完成動詞都是謂詞性成分，有可能作為補語。觀察唐宋時的「VP + 罷」形式，有的典籍並未出現，如《敦煌變文集新書》、《祖堂集》。而《大正新修大藏經》唐宋部分 34 例、《太平廣記》2 例、《宋人軼事彙編》4 例、《朱子語類》6 例、《三朝北盟彙編》5 例，但 VP 與「罷」之間並未出現副詞，可見二者結合緊密，並不鬆散。而且例 (13)-(14) 透過前後對舉格式，可輔助說明句末「罷」屬補語用法，不是謂詞性成分。由此可知，例 (13)-(17) 的「VP + 罷」形式不是主謂結構，也不是連謂結構，是動補結構，「罷」也是指動補語，說明 V 這個動作行為本身的完成。

在對舉格式中，值得注意的是與「罷」對舉的補語大抵集中於「來」，究其因乃「罷」與「來」作為補語，語義上具有相對性。「罷」表示動作的結束，「來」是趨向補語，與「罷」對舉時除表示由彼到此、向著參考點的方向，也呈顯動作實現的結果。如此，二者之間存在相對概念。

「V(P) + 罷_(補)」與「V(P) + 罷_(動)」相同，修飾某一動作結束後，常會接續進行下一動作。如果以「V(P) + 來_(補)」表示後續動作的進行，在時間排序上，隨著「罷」與「來」的相對性，傳達前一動作結束後，下一動作隨而實現。如例 (13)，根據文義，指在長安教書結束後，接著到洛陽買卜。例 (14) 亦是相同用法。例 (11)-(12)，「V + 罷」與「V + 來」後都有接續動作，「V + 罷」與「V + 來」分指動作結束與動作實現，也是一種相對性的表現。

「罷」可由結果補語發展出動相補語 (phase complement)，張紀花 (2015) 已留意到此現象，但該文將出現在非持續性動詞或形容詞後面的「罷」都當作體助詞 (aspect)，這是將「罷」的語法功能說得太虛，而且該文所舉此種用法的「罷」有的是錯誤的。⁴ 吳福祥 (1998) 提到結果補語與動相補語基本語義的差別是前者表示動作的結果，後者表示動作、狀態的實現或完成。本文贊成此觀點，二者差別連帶影響所搭配的動詞類型。Vendler (1967) 將動詞分成「狀態 (state)」、「活動 (activity)」、「完結 (accomplishment)」、「瞬成 (achievement)」四類。其中，完結動詞含有內在自然的終結點，動作行為與其結果合體構成，著重完成的終結點；瞬成動詞不帶動作過程，起點與終點重合。相對於狀態動詞與活動動詞，完結動詞與瞬成動詞的共通處乃在於「有終點」，此與動相補語「強調實現或完成」的概念相容，而「有終點」之性質正可使「罷」由結果補語演變為動相補語，當「罷」由例 (8)-(17) 搭配無終點的活動動詞擴展到例 (18)-(27) 搭配有終點的完結動詞、瞬成動詞，「罷」就是動相補語。除此，形容詞一般也不與結果補語構成直接成分關係，形容詞後的「罷」也是動相補語。據此，「罷」作為動相補語，有三種別於結果補語「罷」的形式，臚列於下：

4 如所舉「罷」搭配形容詞例子：

(1) 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杜甫〈懷舊〉)

(2) 感餘祇愴怳，衰罷有蹉跎。(宋祁〈喜連君錫過郡〉)

「老罷」、「衰罷」的「罷」是「勞乏、困倦」的意思，通「疲」，不是從「完畢」義語法化而來的動相補語「罷」。

甲、完結動詞＋罷

- (18) 膩粉妝，施勻罷，風流處那些兒堪畫。（《全元曲》〈夜行船〉）

乙、瞬成動詞＋罷

- (19) 來去祇為貪瞋癡，於今悟罷須知足。（龐蘊〈雜句〉）
 (20) 鄆城辭罷過襄城，潁水嵩山刮眼明。（韓愈〈過襄城〉）
 (21) 山陰政簡甚從容，到罷唯求物外蹤。（韓翃〈送山陰姚丞攜妓之任兼寄山陰蘇少府〉）
 (22) 出簾仍有鈿箏隨，見罷翻令恨識遲。（盧綸〈宴席賦得姚美人拍箏歌〉）
 (23) 夢遊萬里自然，覺罷百事憂煎。（王梵志〈夢遊萬里自然〉）
 (24) 醉罷臥明月，乘夢遊天台。（劉希夷〈春日行歌〉）
 (25) 待取明朝酒醒罷，與君爛漫尋春暉。（李白〈醉後答丁十八〉）

丙、形容詞＋罷

- (26) 雨時山不改，晴罷峽如新。（杜甫〈雨晴〉）
 (27) 墜餘仍顧甌，寒罷始知松。（宋祁〈喜翟穎先輩至有感〉）

「罷」作為動相補語始於唐代，格式上只有「V＋罷」，未見「V＋O＋罷」、「V＋罷＋O」。例(18)「施勻」為完結動詞，「勻」表「施」動作的結果，為完結的終點；「罷」指將妝「施勻」的動作完成。例(19)-(22)，「罷」指「悟」、「辭」、「到」、「見」的動作在瞬間內完成；例(23)-(25)「覺」、「醉」、「醒」屬生理變化的動詞，「罷」表示進入如此的生理狀態，而這種狀態的生成、實現是瞬間的。例(26)-(27)，「罷」說明天氣進入「晴」、「寒」的狀態，語含由雨變晴、由暖入寒的瞬間變化。以上10例的「罷」，都是動相補語用法。動相補語「罷」可進一步語法化為表完成貌的體標記，歷代典籍未見，保留在溫州方言中，而且時間意義的表現多種，「罷」前結構形式多樣。鄭張尚芳（1996: 61-64）提及溫州話的句末虛詞「罷」相當於普通話的動態接尾助詞「了」，重讀時表已行態（如：病好罷，指病已經痊癒了），輕讀時表即將出現或剛發現變化的

即行態、方行態（如：落雨𠵼／𠵼，指就要下，剛下），⁵ 輕讀時還可表示說話者剛發現的變化（如：潮漲起高顯𠵼／𠵼，指潮漲得好高了）、提示聽者注意所出現的某種變化（如：你屈讀大學𠵼，指你現在都讀大學了）、誇張早已出現的某種變化（如：渠前日就走上海爻𠵼／𠵼，指他前日就去上海了哩）。⁶ 除此，「罷」表已行態，「可以置於動趨結構、動賓動補結構之後、也可放在更複雜的成分之後，表示所指狀態已經實現。」由此可知，「罷」作為體標記，在溫州話中主要表示動作的完成，並具時態標記的特色，時間意義上如果是已然，可以是已經完成一段時間的已行態或是剛完成的方行態；如果是未然，指即將出現的即行態，不須經過很長的時間才會完成。

「罷」由動詞發展出結果補語與動相補語的用法，語氣助詞「罷」的直接來源是結果補語？或動相補語？或二者都是？張紀花（2015）認為二者都是。本文認為直接來源是結果補語，動相補語難以語法化為語氣助詞。理由有二，一是從句法位置觀察，「罷」作為語氣助詞，必須是「V(P) + 罷」的句法位置出現在結句末。前舉例 (18)-(27)，都是「V(P) + 罷（動相），V(P)」的形式。目前並未檢得「V(P) + 罷（動相）」出現在結句末，但「V(P) + 罷（結補）」有這樣的用法，如下舉例 (32)-(37)。二是「罷」作為語氣助詞，最先是表祈使語氣。從動詞的情態類型觀察，出現於祈使句的動詞特徵，根據袁毓林（1993），必須是〔＋人〕、〔＋可控〕。就前舉三種「罷」作為動相補語的形式，袁毓林（1993: 117）認為「形容詞一般不能單說構成祈使句」，據此，有的形容詞所描述的對象是人以外的動物、生物、事物，是〔－人〕特徵，不能進入祈使句。用來描述人的形容詞，不管是表示人的性質或狀態，通常不能由動作者控制，是〔－可控〕特徵，也不能

5 鄭張尚芳（1996）將輕讀的「罷」寫成「𠵼／𠵼」，以與重讀區別。

6 葉怡、于善志（2012）提及溫州方言中的「罷」字表示動作完成的程度分成完成體、進行體、將來體。其中完成體相當鄭張尚芳（1996）的已行態，將來體相當鄭張尚芳（1996）的即行態。至於進行體，出現形式是「在搭 + V + 罷」，實際上此種形式表示動作正在進行或持續，是透過「在」，不是「罷」，「罷」仍是表動作完成（如：我講還沒講，他就在搭哭罷）。「罷」指出現「哭」的動作，「在」指「哭」的動作出現後的持續。

進入祈使句中。瞬成動詞表示動作在瞬間內發生和結束的，沒有持續的過程，祈使句一般是說話者指令聽話者執行某一動作行為，此一動作行為應含括發生和結束的過程，瞬成動詞強調時點，與祈使句也是不相容的。完結動詞常以動補式呈現，是祈使句中常見的類型，目前檢得的例(18)，出現時代是元代，此時語氣助詞「罷」已經出現，很難說二者存在演變關係。如果先不管完結動詞，「罷」作為語氣助詞，可搭配與不可搭配的動詞類型與結果補語較為一致。根據上述兩點理由，推得語氣助詞「罷」的來源是結果補語比動相補語的可能性大。

本文認為「罷」由「結果補語>語氣助詞」的演變，就時間意義來說，是發生於未然的句法環境。句法條件必須是「VP + 罷_(補)」結構置於全句之末，「罷」才可以語法化為依附在全句之後，起結句作用的語氣助詞。以下是我們的討論。

「罷」作為結果補語，大多以「V(P) + 罷_(補)，V(P)」這樣的句式結構為主，表示前一 V(P) 完成後，接下來的 V(P) 即將進行；而且「V(P) + 罷_(補)」的時間意義是已然，如例(9)-(17)，可歸為「[V(P) + 罷_(補)]_(已然)，V(P)」。例(8)「食罷」前出現動詞「待」，可知「食罷」是未然事象，屬於「[V(P) + 罷_(補)]_(未然)，V(P)」。其他相關例子如：

(28) 何當報恩罷，驅車還北郭。(吳均〈奉史廬陵詩〉)

(29) 若獻罷，則尸復勸主人，而凡行禮等人與祭事者皆得食(《朱子語類》卷90)

(30) 縱饒梳洗罷，朱戶何曾跨。(趙長卿〈菩薩蠻〉)

(31) 乞求歌罷，借取歸雲畫堂宿。(晏幾道〈六么令〉)

例(28)以「何當」提問，表示尚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完成報恩一事，可知「報恩罷」是未發生的；例(29)-(30)出現假設關係連詞「若」、「縱饒」，「獻罷」、「梳洗罷」都是未發生的；例(31)藉由動詞「乞求」，可知是祈使語境，「歌罷」也是未發生的。「V(P) + 罷_(補)」擺在前一分句時，句法環境可以是已然，也可以是未然。有的「V(P) + 罷_(補)」置於全句之末，例如：

(32) 遠齒冰霜，滿懷芳乳，先生飲罷。(辛棄疾〈水龍吟〉)

(33) 向暝色、雙鸞舞罷。(曾覲〈傾杯樂〉)

(34) 百萬鐵衣馳鐵馬，都弄罷。(王以寧〈漁家傲〉)

以上 3 例，根據文義，置於句末的「V(P) + 罷_(補)」都是已然事象。「V(P) + 罷_(補)」出現的條件必須是時間義表未然、結構上在全句之末，才能使「罷」由結果補語語法化為語氣助詞。例如：

(35) 莫負春心，快飲千鍾罷。(仲殊〈鵲踏枝〉)

(36) 鎖闥深中，料想酒闌歌罷。(張半湖〈掃花遊〉)

(37) 醉書生且休扶上馬，聽春風玉簫吹罷。《全元曲》〈壽陽曲〉)

以上 3 例，句法結構上，「罷」都是擺在全句末的結果補語。例 (35)、(37) 分別是提醒、命令的祈使語境，例 (36)「料想」一詞表揣測、猜想，根據文義，作者是在想像酒闌歌罷的畫面，屬未然情境。為何要限定語法化條件是表未然的結句中？如果是「V(P) + 罷_(補)，V(P)」結構，置於前一分句末的「罷」只能是附加在詞組之後，作詞組和分句的組成成分。如此，無法發展出成為結句作用的語氣助詞。時間表達方面，翟燕（2008: 235）認為「罷」出現於「未然或假設的語境中，『罷』所在句式不再強調動作行為的完結，語義表達重點從客觀陳述轉向側重表達說話人的主觀情感及對即將發生和假設發生情況的態度。」翟燕（2008）的觀察，顯現「罷」的語法化與時間的未然義存在關聯。但是翟燕（2008）未考慮到「罷」用在未然語境，還必須具備處於全句之末的條件，才有可能產生語氣助詞的用法。具體而言，如果是已然的句法環境，動作行為必須已經發生，不管「罷」在前一分句中或全句之末，「罷」側重動作的完結。如果是未然的句法環境，前一分句的「罷」仍然側重動作的完結，如此下一分句才得以進行。假使是全句之末，由於沒接連動作進行，「罷」本身的完結義相對削弱。除此，所謂的已然，表示動作行為已發生，呈現在眼前，屬客觀事實描寫。所謂的未然，動作行為尚未發生，會出現多種可能，是個未知數，敘述中自然會帶上個人主觀情感的認定、推測。當「罷」出現的句法環境是未然時，將由客觀陳述轉為主觀認定。

「V(P) + 罷」形式出現在表未然的結句中，「罷」的功能有時會有結果補語與語氣助詞兩種可能，例如：

- (38) (正末云)你快說來，略遲些我砍下來也！(和尚云)你休砍我，等我說罷。(《全元曲》〈昊天塔孟良盜骨〉第3折)
- (39) 雲雨行為，雷霆聲價，怪名兒到處里喧馳的大。沒期程，無時霎，不如一筆都勾罷。(《全元曲》〈初問口〉)
- (40) 你不要錯過了好時辰，我和你早些兒拜堂罷。(《全元曲》〈感天動地竇娥冤〉第1折)

例(38)「等我說罷」屬表請求的祈使句，「罷」可理解為「結束」義的結果補語，句義是「等我說完」；也可理解為「吧」義的語氣助詞，句義是「等我說吧」。例(39)「不如一筆都勾罷」，透過「不如」表示權衡之下所做的抉擇，想與對方商量，希望得到認同，是表商量的祈使句。「罷」可以是結果補語，句義是「不如一筆都勾銷完畢」；「罷」也可以是語氣助詞，句義是「不如一筆都勾銷吧」。例(40)「我和你早些兒拜堂罷」，屬表催促的祈使句，如果言談重點強調「拜堂」動作的完成，「罷」是結果補語，句義是「我和你早些兒拜完堂」；如果「罷」表催促的祈使語氣，表示說話者催促聽話者，希望兩人能早些兒拜堂，句義是「我和你早些兒拜堂吧」。由此可知，「罷」作為結果補語或語氣助詞，出現外在形式相同的情形，必須透過語境判斷其功能。此種現象，可視為語法化連續統中，存在過渡階段的兩可用法。有的出現在表未然、結句「V(P) + 罷」形式的「罷」，藉由上下文義，只能是語氣助詞用法，例如：

- (41) (卜兒云)我如今打嘔，不要這湯吃了，你老人家吃罷。……。(卜兒云)我不吃了，你老人家請吃。(《全元曲》〈感天動地竇娥冤〉第2折)
- (42) 老弟子孩兒，有甚羊頭薄餅？不得工夫買哩，改日請你吃罷。(《全元曲》〈翠紅鄉兒女兩團圓〉楔子)
- (43) (劉云)多謝夫人。稟老爺，好順風，請早些下船罷。(陳同夫人下船，分付開船科)(《全元曲》〈西遊記〉第1本第1齣)

例 (41) 單看「你老人家吃罷」，「吃罷」有「吃完」與「吃吧」兩種可能，參照後文「你老人家請吃」，可知這是表請求的祈使句，文義指卜兒打嘔，不吃這湯，請求老人家把這湯吃了，「罷」是表請求的祈使語氣。例 (42) 根據上下文，義指現沒工夫買羊頭薄餅，改日再請你吃，「罷」是表商酌的祈使語氣。例 (43) 透過曲中的動作，可知「請早些下船罷」是表請求的祈使句，祈請老爺早些下船，「罷」是表請求的祈使語氣。前舉例 (38)-(40) 與例 (41)-(43) 都是祈使語境，可以說「罷」由結果補語語法化為語氣助詞，除了出現在表未然、結句末，祈使語境也產生影響。本文第一節已提到「罷」先有祈使語氣用法，再發展出非祈使語氣，為何「罷」作為語氣助詞是在祈使句這一語境中實現的？太田辰夫（1958 / 2003: 334）：『罷』的實質是表示『決定做什麼』，……是以一種對動作的結果作出的判斷為動機，即認為如果這樣做就完了，就行了。……『罷』原來是述語性的，如果說『你去罷』，可能就有『你如果去就完了』，『你去就得了』一類的意思。」此乃針對「罷」的動詞義而言，發現到「罷」作為連動結構後一成分或結果補語，含敘述者的意志，常語帶「決定」意思。如例 (1)「田罷」指田獵活動結束就行了；例 (4)「弄曲罷」指撥弄琴曲完畢之後就可以了；例 (8)「吃罷」在此指要等到吃完才行，否則「洗」的動作無法進行；例 (13)「教書罷」表示在長安教完書就得了。這種表示「決定做什麼」的語義內涵，適合出現於祈使語境中。因為祈使句常是說話者對自我或對方傳達指令行為，此時說話者心中已存在某種認定，這是語氣助詞「罷」的功能在祈使語境中得以體現的原因。

語氣助詞「罷」的形成是受到語境影響，當「罷」作為表祈使的語氣助詞時，大抵有九種別於結果補語的形式：⁷

甲、動+補(+O)+罷

(44) (外) 孩兒，隨我回去罷。(《全元曲》〈幽閨記〉第 25 齣)

(45) 這裡一個客店，姐姐好住下罷。(《全元曲》〈趙盼兒風月救風塵〉第 3 折)

7 這 9 種形式在《全元曲》中都可看到，因此以下所舉例子以《全元曲》為主。其中，丁式的小類「動+著+罷」，《全元曲》未見，取自《繡像金瓶梅詞話》。

- (46) 也說不得了，只得拚兄長打一頓罷！（《全元曲》〈殺狗記〉第31齣）
- (47) 也罷，我權且住在這裡罷。（《全元曲》〈殆知閣〉第9齣）
- (48) 姐姐，撇下些罷。（《全元曲》〈幽閨記〉第32齣）
- (49) 留在家裡，恐怕惹出些無頭禍來，不如摔碎他娘罷。（《全元曲》〈玳瑁盆兒鬼〉第2折）

乙、動+補1(+O)+補2+罷

- (50) a. 你丟下繡球兒去罷。（《全元曲》〈趙匡義智娶符金錠〉第3折）
 b. 繡球兒在這裡，丟下去罷。（《全元曲》〈趙匡義智娶符金錠〉第3折）
- (51) 盟府，你可自有用處，收回去罷。（《全元曲》〈說鱗諸伍員吹簫〉第2折）

丙、動+了(+O)+罷

- (52) 既是你的鞋兒，快招了罷。（《全元曲》〈王月英元夜留鞋記〉第3折）
- (53) 我跟師父出家去，先將我那當官身衣服燒毀了罷。（《全元曲》〈月明和尚度柳翠〉第3折）
- (54) 奶奶，你接了財禮，許了這親事罷。（《全元曲》〈包待制智賺灰欄記〉楔子）

丁、動+著(+O)+罷

- (55) 李官錢多，你只守著他罷。（《全元曲》〈鄭月蓮秋夜云窗夢〉第1折）
- (56) 孩兒，你哥哥惱了也，你只依著他罷。（《全元曲》〈兩軍師隔江鬥智〉第1折）
- (57) 安哥，你進去，我在外邊等著罷。（《繡像金瓶梅詞話》58回）

戊、動+補+了(+O)+罷

- (58) 如今軍充馬足，把招軍旗放下了罷。（《全元曲》〈白兔記〉第15齣）
- (59) 婆婆，趁俺兩口兒在，將這家私分開了罷。（《全元曲》〈崔府君斷冤家債主〉第1折）
- (60) 把那金釘朱戶，蚰蟻亮桶，折不動的都打爛了罷！（《全元曲》〈謝金吾詐拆清風府〉第1折）
- (61) 有這等事？我把這玉鏡台摔碎了罷！（《全元曲》〈溫太真玉鏡台〉第2折）

- (62) 賽盧醫的繩子還在，我仍舊勒死了你罷。(《全元曲》〈感天動地竇兒冤〉第 1 折)
- (63) 些兒失事眼前差，先尋思撇掉了家私罷。(《全元曲》〈布袋和尚忍字記〉第 2 折)

己、動 + O + 補 + 罷

- (64) 是老爹著我趕你，小哥回家去罷。(《全元曲》〈羅李郎大鬧相國寺〉第 2 折)
- (65) 我這房屋窄小，養不得馬，你到別家去罷。(《全元曲》〈功臣宴敬德不伏老〉第 3 折)
- (66) 大姐，你休這般惱我，你打我幾下罷。(《全元曲》〈杜蕊娘智賞金線池〉第 2 折)

庚、動 + 了 (+ O) + 補 + 罷

- (67) a. 老叔，你要時你拿了去罷。這衣袍鎧甲，你拿便拿了去罷。(《全元曲》〈虎牢關三戰呂布〉楔子)
- b. 三叔，你要拿就拿了我去罷。(《全元曲》〈諸葛亮博望燒屯〉第 3 折)
- (68) 左右，也不必等待雪晴，便與我抬他尸首，還了那蔡婆婆去罷。(《全元曲》〈感天動地竇兒冤〉第 3 折)
- (69) 開了船去罷。(《全元曲》〈江州司馬青衫淚〉第 3 折)

辛、動 + O1 + O2 + 罷

- (70) 我賠你一隻雞罷。(《全元曲》〈白兔記〉第 4 齣)
- (71) 兄弟，我還你朱砂罷。(《全元曲》〈朱砂擔滴水浮漚記〉第 2 折)
- (72) 若是見怪，先拿酒來，罰我幾碗酒罷。(《全元曲》〈降桑椹蔡順奉母〉第 1 折)

壬、V - V (+ O) + 罷

- (73) 我不敢到墳上添土去，我則往墳外拜一拜罷。(《全元曲》〈楊氏女殺狗勸夫〉第 1 折)
- (74) 到前面時，住一住兒罷。(《全元曲》〈馮玉蘭夜月泣江舟〉第 1 折)
- (75) 請老相公勸一勸姑姑罷。(《全元曲》〈秦修然竹塢聽琴〉第 4 折)

以上甲、乙、戊、己、庚五式共同點是都出現補語。動補結構本身具有完結義，其後的「罷」不會是結果補語，有動相補語以及語氣助詞兩種可能，因為出現在結句末，而且有的補語與「罷」之間還出現賓語、體標記「了」隔開，可判定「罷」是語氣助詞。其中，甲式補語類型有趨向補語（例 (44)-(45)、(48)）、結果補語（例 (49)）、動量補語（例 (46)）、處所補語（例 (47)）。乙式補語屬複合趨向補語，比較例 (50a) 與例 (50b)，如要插入賓語，擺在兩個趨向補語之間。戊式特點是補語後出現體標記「了」，補語有趨向補語（例 (58)-(59)）、結果補語（例 (60)-(63)）兩類。己式賓語在動詞與補語之間，賓語是處所詞時，補語由趨向補語充當（例 (64)-(65)）；例 (66) 是動量補語。庚式特點為體標記「了」在動詞與補語之間，而且補語限定是「去」。比較例 (67a) 與例 (67b)，如要插入賓語，擺在體標記「了」後、補語前。丙式、丁式分別出現體標記「了」、「著」，分表完成貌、持續貌，這兩種體貌標記都蘊含動作結果，結句末的「罷」不會是結果補語、動相補語，只能是語氣助詞。辛式的 VP 是「動＋間接賓語＋直接賓語」的雙賓句結構，動詞與「罷」之間被兩個賓語隔開，一般隔開式動補結構，動詞與補語之間只有一個賓語，如果動詞後接連兩個賓語，結構更為鬆散，「罷」的功能不會是結果補語，是語氣助詞。壬式的 VP 是動詞重疊的「V－V」形式，動詞重疊的語法功能表示動作持續的時間短或進行的次數少，這種短暫貌與結果補語是不相容的，結句末的「罷」是語氣助詞。

綜上所述，「罷」作為結果補語，「V(P)＋罷_(補)」常以擺在分句末為主，後頭會有接續動作。由結果補語語法化為語氣助詞，必須「V(P)＋罷_(補)」的句法位置改變，出現在結句末。除此，「罷」的實質表示「決定做什麼」，此特點誘使出現的句法環境是未然、祈使句，這是受到語境影響。由此可知，句法位置改變與語境影響兩項因素，是誘發「罷」語義變化，成為語氣助詞的動因。當「罷」是語氣助詞時，所搭配的 VP 結構相對複雜，藉由上述的九種形式，更加穩固「罷」的語氣助詞功能。

從元代至現代漢語中，「罷」作為語氣助詞，動詞、結果補語用法仍然保留著，並未消失，反映出語法化中的「並存原則」，就是「一個新形式出現後，舊形式並不立即消失，新舊形式並存。」⁸

三、語氣助詞「罷」的用法

有關語氣助詞「罷」的用法，歷來說法未盡相同，先以表格方式臚列各家以及本文的分類，再進行討論。

表一 語氣助詞「罷」用法各家分類情形表

太田辰夫 (1958/2003)	酌定	命令											追問	揣測	假設		
孫錫信 (1999)	自我寬解	命令	要求	商酌										估測			
馮春田 (2000)	決定		要求	商量	催促							判斷		揣測			
齊滬揚 (2002)	決定	祈使												揣測		疑問	停頓
		命令	要求	商量	催促	請求	勸告	提醒									
翟燕 (2008)	決定	祈使								抉擇	退讓			揣測			停頓
		命令		商量	催促	請求											
任曉彤 (2012)	決定		要求	商酌	催促	請求								揣測			
本文觀點	祈使											半祈使		非祈使			
	酌定	命令	要求	商量	催促	請求	勸告	提醒	禁止			退讓	追問	揣測	假設		停頓

8 見沈家煊（1994: 19）。

根據上表，太田辰夫（1958 / 2003）的「酌定」相當孫錫信（1999）的「自我寬解」，馮春田（2000）、齊滬揚（2002）、翟燕（2008）、任曉彤（2012）都稱為「決定」。太田辰夫（1958 / 2003: 334）：「『罷』的命令和酌定的用法，實際是同一個，只由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來決定。」既然「命令」與「酌定」的差別只在於人稱不同，「命令」表祈使語氣，「酌定」也應歸為祈使語氣。但是齊滬揚（2002）、翟燕（2008）、任曉彤（2012）都認為表「決定」的語氣是用在陳述句中。「酌定」語氣的特點是說話者與聽話者都是第一人稱，表示動作行為的決定在於說話者自己，未涉及他人，仍然以表「言語行為（speech act）」為主要功能，屬於祈使句中的自我祈使類型，因此本文認為「酌定」也是一種祈使語氣表達。除了「酌定」之外，其他祈使語氣，各家所述，少則一類（太田辰夫 1958 / 2003），多則七類（齊滬揚 2002），這應是分類寬狹有別、觀察語料不同以及語境理解差異所致。本文認為語氣助詞「罷」可表多樣的祈使語氣，齊滬揚（2002）所舉的七類全部列入，另再增加「禁止」一類，相關用例見下所述。翟燕（2008）用在陳述句末的「抉擇」語氣，出現句式都有表示選擇的詞語「不如」，所舉之例如下：⁹

(76) 他既是叫將來了，莫不又打發他？不如請他兩個來坐坐罷。（金·45·585）

(77) 咱既是打了，就崩他兩崩，他也只說咱打來。咱不如就像模樣的打他兩下子罷。（醒·32·430）

「不如」表選擇，是在比較後提出「不如」後的動作事件才是較為可行的。從說話者角度而言，使用「不如」一詞，不是心中認定絕對是如此，是想與聽話者商量，希望對方也能認同。而且上舉 2 例都是祈使句，不是陳述句。據此，翟燕（2008）的抉擇語氣，本文歸為祈使語氣中表商量的用法。半祈使語氣與非祈使語氣的用法出現時間較晚，明代可看到，主要見於清代，任曉彤（2012）以元雜劇作為研究對象，大體上未見到。馮春田（2000）的「判斷」語氣相當翟燕（2008）的「退讓」語氣，表

9 以下 2 例轉引自翟燕（2008: 231）。例(77)，檢核清·浦松齡，《醒世姻緣》（臺北：名家出版社，1982），「像模樣」作「像模像樣」。

示「僅此而已、算了、只好如此」的意思。判斷語氣一般用於判斷句，此種用法的「罷」在下某種肯定性判斷之餘且語帶退讓口吻，因此本文採用「退讓」名稱。退讓語氣的使用情境帶有打商量的意味，希望指令接受者能就此算了、做出讓步，參雜祈使與非祈使兩種語氣，因此歸為半祈使類中。太田辰夫（1958 / 2003）的「假設」與「追問」語氣，未見他家的分類中，歷史典籍中可見到，本文仍列入。有關「追問」語氣，太田辰夫（1958 / 2003: 335）：「這種說法是很特殊的，是疑問和命令混雜在一起的結構，它是省略了『你說』。」據此，追問語氣是祈使與非祈使兩種語氣的結合，屬半祈使語氣。對於「揣測」語氣，太田辰夫（1958 / 2003: 334）：「用於推測的例子在明以前可以說幾乎沒有。」孫錫信（1999: 136）檢得一例：¹⁰

(78) 這等人直化生做十二相屬分，敢翻生到六道輪迴罷。《元刊》〈看錢奴〉第1折）

此例「罷」與表推測的副詞「敢」相配合，確實傳達推測語氣，但是此例未必為元代作品。因《看錢奴買冤家債主》有元刊本與明刊本，元刊本雖是最原始的刊本，但是保留的科白很少，例(78)不排除出自明刊本的可能。齊滬揚（2002: 95）引明末清初的《醒世姻緣傳》中1例，提及揣測語氣也不是很重，或可當作提醒語氣。大體而言，揣測語氣在清代才發展起來，可以陳述句或疑問句的形式出現。齊滬揚（2002）的「疑問」語氣，用於是非問句、特指問句、反問句。其中，特指問句所表語氣相當太田辰夫（1958 / 2003）的「追問」語氣；是非問句、反問句，都是以委婉方式試探對方的態度，句式中揣測意味相當明顯。由於疑問語氣是一種比較廣泛的說法，為呈顯「罷」的語氣功能，本文分別歸到追問語氣與揣測語氣中。至於「停頓」，其特點是處於句中位置，可藉由外在句法結構判斷。停頓是一種句法功能，而其他語氣所扮演的是特定語用功能。因此，從語氣類中分出。

10 例(78)，檢核寧希元校點，《元刊雜劇三十種新校》（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化生」作「化身」。

綜上所述，本文與諸家分類或有同異，茲分成祈使語氣（酌定、命令、要求、商量、催促、請求、勸告、提醒、禁止）、半祈使語氣（追問、退讓）、非祈使語氣（揣測、假設）以及停頓功能，依次舉例於下：

（一）祈使語氣

甲、酌定

- (79) 我不必坐，我且回家去等信罷。（《關漢卿戲曲集》〈趙盼兒風月救風塵〉第1折）
- (80) 侯興，父親使你來趕我，我回去罷。（《全元曲》〈羅李郎大鬧相國寺〉第3折）
- (81) 是我命中合當橫死，我今屈招了罷。（《水滸全傳》第62回）

乙、命令

- (82) 這殺人賊有了也，不干你事。你回去罷。（《全元曲》〈包待制智勘後庭花〉第4折）
- (83) 喝令：「出去罷。」（《繡像金瓶梅詞話》第69回）
- (84) 許大連連說道：「滾罷！滾罷！」（《老殘遊記》第20回）
- (85) 靠他算個什麼東西，饒了他，叫他滾出去罷。（《紅樓夢》第96回）

丙、要求

- (86) 道童，你師父不去，你去走一遭去罷。（《關漢卿戲曲集》〈單刀會〉第2折）
- (87) 我這兩箇銀子長遠了，你還了我罷。（《關漢卿戲曲集》〈感天動地竇娥冤〉第1齣）
- (88) 孩兒，你休要如此，只依了我罷。（《全元曲》〈洞庭湖柳毅傳書〉第4折）

丁、商量

- (89) 兄弟，我今日也捕不的魚，兩個兄弟也打不的柴，咱各自還家去罷。（《全元曲》〈朱太守風雪漁樵記〉第1折）
- (90) 這裏一個客店，姐姐好住下罷。（《關漢卿戲曲集》〈趙盼兒風月救風塵〉第3折）

- (91) 嫂嫂，你如今真個不好過日子，不如跟著我一同回去住罷。（《全元曲》〈馬丹陽三度任風子〉第3折）
- (92) 他爺兒兩個都在門首等候，事已至此，不若連你也招了女婿罷！（《全元曲》〈感天動地竇兒冤〉第1折）

戊、催促

- (93) 母子三個，我都不殺了，快回去罷！（《全元曲》〈宜秋山趙禮讓肥〉第3折）
- (94) 我兒李存孝，早早下馬罷！（《全元曲》〈雁門關存孝打虎〉第3折）
- (95) 爺，有的就馬上說了罷。（《全元曲》〈包待制陳州糶米〉第3折）
- (96) 既是如此，不要擔閣，便趕去罷。（《水滸全傳》第56回）

己、請求

- (97) 叔叔說的是，請回去罷。（《全元曲》〈救孝子賢母不認屍〉第1折）
- (98) 親家，親家，是我的不是了也，你饒了我罷。（《關漢卿戲曲集》〈王閨香夜月四春園〉第4折）
- (99) 母親，你嫁了孩兒罷！（《全元曲》〈杜蕊娘智賞金線池〉第1折）

庚、勸告

- (100) 主公，三叔叔這計策不甚好，主公，你休要去罷。（《全元曲》〈關雲長千里獨行〉楔子）
- (101) 你怎生撇了我出了家？勸你還俗罷。（《關漢卿戲曲集》〈包待制智斬魯齋郎〉第4折）
- (102) 不消等童爺回來，童奶奶就收了罷。（《醒世姻緣》第54回）
- (103) 孫蘭姬拍著胯骨怪笑，「怎麼來！嚇的這們樣子？沒有膽子，你別來罷。」（《醒世姻緣》第38回）

辛、提醒

- (104) 後面把舵的仔細，我在這裡攔頭。天色晚了也，把船攏岸罷。（《全元曲》〈馮玉蘭夜月泣江舟〉第3折）
- (105) 前日寄下的行李正苦沒處相尋，如今順帶了回去罷。（《醒世姻緣》第17回）

- (106) 絮絮叨叨的只管吩咐：「只嚇嚇著他來罷。」(《醒世姻緣》第40回)

壬、禁止

- (107) (正末云)哥，小人有個醜媳婦，教來拜哥哥咱。(王慶云)不中。你的渾家教來拜我，外觀不雅，休教來罷！(《全元曲》〈包待制智勘後庭花〉第2折)
- (108) 既是閨女，不要他出來罷。(《全元曲》〈梁山泊李逵負荊〉第1折)
- (109) 娘道：「休把出去罷！原先你爺曾把出去使得一番便休了。」(《醒世恆言》卷14)

(二) 半祈使語氣

甲、追問

- (110) 老殘道：「我姓鐵，來此訪個朋友的。你這裏可有舊書嗎？」掌櫃的道：「有，有，有。你老要什麼罷？我們這兒多著呢。」(《老殘遊記》第7回)
- (111) 褚大娘子那邊早望著張金鳳說道：「……這一來好極了，就只得問張親家媽答應不答應了。」因說道：「親家媽，怎麼樣罷？」(《兒女英雄傳》第32回)
- (112) 回頭又向著安老爺夫妻道：「你們二位，想著怎麼樣罷？」(《兒女英雄傳》第23回)

乙、退讓

- (113) 事到其間，做不得主了，只得勉強吃下去罷。(《繡像金瓶梅詞話》第53回)
- (114) 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裡，不知在今日明日死也！和他也爭執不得了，隨他罷！(《繡像金瓶梅詞話》第59回)
- (115) 老爺說：「這怎麼講？難道我自己會銷算不成？你大約沒聽清楚，等我自己問去罷。」(《兒女英雄傳》第2回)
- (116) 如今娘既不好進來，我又不好出去，事在無法，我只得還是拿定方纔轎子裏想的那個老主意罷。(《兒女英雄傳》第28回)
- (117) 我說你不過，就是這樣罷。(《兒女英雄傳》第13回)

(三) 非祈使語氣

甲、揣測

- (118) 姑娘今日醒得太早，這會子又寫經，只怕太勞神了罷。(《紅樓夢》第 89 回)
- (119) 你看那河裏怎麼像個人在黑影裏去了，敢是個鬼罷？(《紅樓夢》第 76 回)
- (120) 姑娘今夜大概比往常醒的時候更多罷？我聽見咳嗽了大半夜。(《紅樓夢》第 82 回)
- (121) 姐姐，你老人家別是把我那件抓了去穿上了罷？(《兒女英雄傳》第 38 回)
- (122) 我最惡的是蟲名，他偏要鑽出來，真是怕鬼有鬼。莫非不是蟲名，你亂說罷？(《鏡花緣》第 91 回)
- (123) 爹爹，孩兒就是這樣罷？(《說岳全傳》第 5 回)
- (124) 素姐說：「沒的你也嫁了他罷？不回去！」(《醒世姻緣》第 44 回)

乙、假設

- (125) 那時候，我要說願意罷，一個女孩兒家，怎麼說得出口來。說要不願意罷，人也得有個天良。(《兒女英雄傳》第 26 回)
- (126) 如今報效得少了罷，誠恐罪名減不去；多了罷，實在心上捨不得(《兒女英雄傳》第 13 回)
- (127) 老王你看，若說這宗銀子捨了罷，咱連這范姑子四兩，夏逢若十兩，譚紹聞七兩，倒花了二十一兩本錢，叫人怎麼處？(《歧路燈》第 46 回)

(四) 停頓

- (128) 傻嫂子！我閑的慌，聽你怎的？我對你說了罷，十個老婆，買不住一個男子漢的心。(《繡像金瓶梅詞話》第 23 回)
- (129) 就算他有本事罷，一個女孩兒家可怎麼合你同行同住呢？。(《兒女英雄傳》第 12 回)
- (130) 大姐說：「這是什麼話？娘是倆罷，老可是一個呀。」(《聊齋俚曲》〈翻魔殃〉第 5 回)

- (131) 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了！（《紅樓夢》第19回）
- (132) 就是一碗肉罷，也有幾樣的做，也有幾樣的吃哩。（《醒世姻緣》第55回）
- (133) 秦廚說：「怎麼貪呢？」吳恆說：「就是我罷，每日領著主人家工食月糧，也僅夠費的。」（《聊齋俚曲》〈禳妒咒〉第24回）
- (134) 低頭為難了半日，便合太太說道：「這樣罷，既是先生這等多禮，倒不可不讓進上房來。」（《兒女英雄傳》第37回）
- (135) 怎麼不怕皇帝？那皇帝罷，他在京裡；江老爺差官常來帶走，得罪他著，叫俺有死無活！（《聊齋俚曲》〈增補幸雲曲〉第3回）

以上所列語氣助詞「罷」的各種用法，除了停頓外，其他主要透過語境所傳達的語用效果，是在語境吸收中而形成。在語境吸收中，所搭配的動詞、副詞以及連詞如具語義特徵，也起輔助標顯作用。如例(83)-(85)出現動詞「喝令」、「滾（表『呵斥』）」、「叫」，命令意味很強；例(91)-(92)「不如」、「不若」表抉擇後提出的商量語；例(93)-(96)副詞「快」、「早早」、「馬上」以及動詞「趕」含立即義，呈顯催促情境；例(97)表敬動詞「請」表請求，例(98)動詞「饒」用於祈求對方寬恕；例(101)動詞「勸」表勸告；例(106)動詞「吩咐」，藉由囑咐語起提醒作用；例(113)、(116)表示「僅只如此」的副詞「只得」，語帶退讓意思；例(118)-(122)副詞「只怕」、「敢」、「別（表『莫非』）」、「莫非」、「大概」表估測之詞；例(125)、(127)連詞「要」、「若」表假設關係；有的語義特徵詞不單表一種語氣，如「休」、「不要」、「別（表『不要』）」可表禁止或勸告，前者語氣重，後者輕些，必須透過語境判斷。比較例(100)與例(107)，前者是下對上，說話態度必須客氣，否定詞「休」在此是告誡主公不要前去；後者是上對下，因為「外觀不雅」，「休」表禁止口吻，要醜媳婦不能前來。例(103)屬平輩間對話，「別」是告誡語，指對方既然沒膽子就不要來。例(108)上對下（閨女）發出禁止語，不要他出來。一般不搭配語義特徵詞時，純粹藉由語境判斷。如例(117)與例(122)都出現「就是這樣罷」，前者情境是既然說不過對方，只好退一步，以退讓口吻表示只好「就是這樣」算了；後者孩兒心中已有所認定，採是非問形式，以揣測口吻詢問父親

是否「就是這樣」。又如酌定語氣的主語是第一人稱，動作行為以說話者自身的意志為主，自我決定中仍附帶其他祈使意涵，例 (79)-(81) 依序有自我的提醒、催促、請求。又如命令、要求、請求、商量的語氣由重至輕遞減，其間界線並非涇渭分明，有時難以截然劃分，判斷上多少存在主觀認定。比較例 (82)「不干你事」一語相當不客氣，「罷」以命令語氣要對方出去；例 (86) 祈使對象「道童」是下位者，「罷」以要求語氣要對方走一遭；例 (99) 是孩兒對母親的請求語，「罷」表請求語氣；例 (89) 因為彼此或捕不到魚或打不到柴，最後說話者跟對方提出「各自還家去」的建議，語帶商量。又如追問語氣的語境特點在於說話者以追問方式要聽話者說出看法，像例 (110) 老殘已先詢問「你這裏可有舊書嗎？」，掌櫃對老殘的詢問，先言「有舊書」，為了更進一步知道到底是要怎樣的舊書，所以才會追問老殘究竟要的是什麼，希望對方能說出答案。

「罷」表停頓作用，是處於句中位置，屬於「有標記」用法；而黏附在整個句子之後的句末位置，則是「無標記」用法。此差別是因為幾乎所有的語氣詞都能位於句末，只有少數出現在句中。齊滬揚（2002: 145）提及主要的句中語氣詞是「嗎、呢、吧、啊」四個，主要功能是表停頓，根據前加成分的結構與停頓時間長短，將句中語氣詞所處的句中位置分成三類。「罷」是「吧」的前身，齊滬揚（2002）所分的三類，處於句中的「罷」都可見，此三類結構是「小句＋罷（例 (128)-(130)）」、「動詞性短語＋罷（例 (131)-(133)）」、「名詞性詞語＋罷（例 (134)-(135)）」。

就語法功能而言，齊滬揚（2002: 145-148）認為句中語氣詞的前加成分是動詞性短語，語氣詞是純粹的停頓作用；是名詞性詞語，引用史有為（1995）說法，停頓中會增加新的色彩，其中「吧」兼有假設和兩難的語氣；是小句，停頓外往往有增強或減弱複句本身的意義。觀察三種句中位置的「罷」，與齊滬揚（2002）所言不盡相同，除表停頓，大體上都含有其他語氣，而且兼有的語氣功能，幾乎不離「罷」表祈使、半祈使或非祈使的語氣用法。比較以下的例子：

(136) a. 明兒再來看你，你好生養著罷。（《紅樓夢》第 34 回）

b. 你好生養著罷，我再來看你。（《紅樓夢》第 11 回）

例(136a)「罷」出現於句末位置，表提醒語氣；例(136b)在句中位置，兼有停頓與提醒兩種作用。有關停頓用法的三種結構，第一類「小句＋罷」，例(128)「罷」出現在前一分句末，表句中停頓與退讓語氣，後一分句「十個老婆，買不住一個男子漢的心」是補述只好如此時所說的內容。例(129)是個假設複句，前一分句末的「罷」表句中停頓與假設語氣。例(130)「娘是倆罷」與「老可是一個呀」形成對比關係句，前一分句「罷」除表句中停頓，還帶提醒語氣，提醒對方知道娘是兩個人的。第二類「動詞性短語＋罷」，例(131)「罷」在停頓中添加請求語氣，「饒我罷」與「再不敢了」之間，隱含著懇求對方只要能饒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例(132)-(133)用於舉例，這是「罷」純粹表停頓的用法。例(132)「就是一碗肉罷」、例(133)「就是我罷」，分別以一碗肉、說話者自己為例作說明，藉由停頓作用來引起聽話者注意。第三類「名詞性詞語＋罷」，從形式而言，可明顯看出「罷」擺在句中位置，例(134)停頓中表示相當「罷了」的退讓語氣，例(135)還帶假設口吻。¹¹

停頓用法的產生與句法結構息息相關。語氣助詞「罷」最初是位於句末，從無標記到有標記的發展，關鍵在於「罷」所處的位置，有時出現句末與句中兩種可能。例如：

(137) 奶奶可憐見，你放我兩個私走了罷（！／，）至死也不敢忘你。（《全元曲》〈裴少俊牆頭馬上〉第2折）

(138) 母親，嫁了您孩兒罷（！／，）孩兒年紀大了也！（《全元曲》〈杜蕊娘智賞金線池〉第1折）

例(137)「罷」後如是驚嘆號或句號，「罷」是句末語氣助詞，表示請求，整個句義著重於請求奶奶放走我們兩個；「至死也不敢忘你」是另一個陳述句。「罷」後如是逗號，「罷」是句中語氣助詞，兼含假設與停頓，「你

11 齊滬揚（2002: 111）認為「吧」用於舉出事例、用於兩難的選擇情況，是近代漢語文獻不曾出現的新句式。實際上近代漢語「罷」已出現在這些句式，例(125)-(126)提出正反對舉的假設情況，假設中還顯現說話者心中左右為難的狀態；例(132)-(133)用於舉例。

放我兩個私走了罷」與「至死也不敢忘你」形成假設關係複句。例(138)「罷」後如是驚嘆號或句號，「罷」的用法與例(99)相同，是句末語氣助詞，表示請求。「罷」後如是逗號，「罷」是句中語氣助詞，帶有請求與停頓兩種作用，「嫁了您孩兒罷」與「孩兒年紀大了也」形成因果關係複句，義指因為孩兒年紀大了，請求母親將孩兒嫁了。此二例可視為語氣助詞「罷」由句末到句中的過渡用例。真正發展成熟的句中停頓，句法結構上，「罷」字句是一個複句中前一分句的末尾。例如：

- (139) 我就不說罷，你自己已是供出你的賊根基來了。（《聊齋俚曲》〈增補幸雲曲〉第23回）

例(139)語氣助詞「罷」處於讓步複句的前一分句末，「罷」表退讓與停頓。「罷」在句中位置的三種結構，發展先後應是「小句＋罷」>「動詞性短語＋罷」>「名詞性詞語＋罷」。「小句＋罷」與「動詞性短語＋罷」中的「罷」，句法結構上還有可能是句末位置；當語氣助詞「罷」前是名詞性詞語，這樣的停頓一般當作主語後的停頓，是最典型的句中停頓。

在語境吸收中所形成的語氣助詞「罷」的各種用法，彼此之間是否存在演變關係？馮春田（2000：519）：「『罷』本來就是表示某種決定或肯定的語氣，只是由於具體句子的內容不同，所以又轉化為要求、催促、商量、推測、判斷（限於『僅只如此』義）等語氣。」齊滬揚（2002）提到「罷」的演變過程是：實詞動詞→陳述語氣→祈使語氣→疑問語氣→停頓，認為「當出現『罷』的句子由僅含有決定、商量等陳述意思的陳述語句發展到表請求、催促、命令等祈使語氣的祈使句，然後進一步發展為表疑問的詢問句，再發展為在句中表停頓，每一次『罷』的詞義適用範圍的擴大使『罷』的詞義更趨向抽象，『罷』的虛化的程度也更高了。」¹²馮春田（2000）認為「罷」的其他語氣用法都是由決定語氣發展出來的，而且這些不同的語氣仍帶有「決定」的意思，屬輻射式的語義演變；而齊滬揚（2002）是連鎖式的虛化鏈。本文贊成輻射式的發展模式，與馮春田（2000）不同的地方在於「罷」作為語氣助詞，各種語法功能都有「決定語氣」這一個中心義素，此一中心義素是來自於「罷」

12 見齊滬揚（2002：103-104）。

當動詞時，具「決定做什麼」的實質內涵。而且馮春田（2000）的「決定」語氣就是本文的「酌定」，前已提及，「酌定」也是一種祈使語氣的表現，這種語氣的特點是限定主語是第一人稱，同時並非單一只表「決定」，隨著語境還伴隨其他祈使語氣（如例 (79)-(81)）。可以說「罷」表祈使語氣、半祈使語氣或非祈使語氣，仍受到原先的動詞語義制約，具「決定」的意思。相較之下，「罷」表半祈使語氣、非祈使語氣時，「決定」的意思比祈使語氣相對輕些，此現象主要跟句式特徵有關。前已提及祈使句本身常是說話者對自我或對方傳達指令行為，此時說話者心中已存在某種認定，要求接收者實施某種行為。因此，「罷」表各種祈使語氣時，帶有「決定」意思，非常符合祈使句的特色。相對來說，陳述句、疑問句基本上不具明顯的指令動作，語氣助詞「罷」在此句式環境中，「決定」意思自然較不顯著。觀察追問、退讓、揣測、假設等語氣，仍不難看出「決定」的作用涵蓋其中。如「罷」表追問語氣，根據太田辰夫（1958 / 2003），追問中含命令，命令表祈使義，因此命令語氣中帶決定的意思。「罷」表退讓語氣，是在退讓中做出決定。如例 (113)，評估情勢，退讓之際做出的決定是「只得勉強吃下去」。「罷」表揣測語氣，形式可以採陳述句（例 (78)、(118)），或表疑問的是非問句（例 (119)-(123)）、無疑而問的反問句（例 (124)）。其中，陳述句與反問句，說話者以揣測語氣試探對方時，心中已有所認定，如例 (118) 認為「太勞神」，例 (124) 確定「沒嫁了」。即使是確有所疑的是非問，揣測中也是有所認定，如例 (119) 所看到的黑影，傾向於斷定「是個鬼」。「罷」表假設語氣，句式特點是位於複句中前一分句末尾，此時「罷」兼含停頓作用。假設中表決定、認定的語氣，是延續到下一分句所述的內容。如例 (125)，認為願意或不願意，各有不同結果。「罷」表追問語氣，根據太田辰夫（1958 / 2003），追問中含命令，命令表祈使義，因此命令語氣中帶決定的意思。「罷」表退讓語氣，是在退讓中做出決定。如例 (113)，評估情勢，退讓之際做出的決定是「只得勉強吃下去」。整體而言，除了停頓外，語氣助詞「罷」的其他用法都蘊含「決定」義。而當「罷」表停頓時，常伴隨其他語氣，這些語氣大抵也是有「決定」的語義特徵。對於此現象，可以語法化規律中的「保持原則」解釋，即是「實詞虛化為語法成分以

後，多少還保持實詞的一些特點。」¹³「罷」作為語氣助詞時，仍然保持原先動詞「決定」義的特點，就是如此的規律。

表祈使語氣的酌定、命令、要求、請求、商量、催促、勸告、提醒、禁止，半祈使語氣的追問、退讓，以及非祈使語氣的揣測、假設，都是在語境吸收中完成。由祈使用法擴增到半祈使、非祈使用法，決定義並非消失而是減弱，是進一步語法化的結果。由於祈使句只跟未然的語境相容，因此祈使句才有出現在未然語境的要求。如是非祈使句，就不一定有此限制。¹⁴ 最初，「罷」作為語氣助詞，是先出現在祈使句，如果語境由未然擴及已然，就會是半祈使語氣或非祈使語氣的法。如例 (117) 是在說不過對方時當下做出「就是這樣」算了退讓，例 (118)-(124) 揣測用法是說話者根據已發生的事實而做出的推測語。一般「罷」表假設、追問，出現語境是未然；表揣測、退讓，已然、未然皆可。細部觀察這四種語氣的來源，與祈使語氣息息相關，本文認為都是由商量語氣而來。從祈使語力而言，商量屬弱祈使用法。相較於強祈使，弱祈使更可進一步語法化為半祈使、非祈使的法。當與對方進行商量時，若要尋得解決方案，為顧全大局、保全面子、不引發衝突，可能是自我讓步，或對方讓步，或是各退一步。如此，就能發展出退讓語氣。有時商量與退讓並不好區分，出現兩可的情形。例如：

(140) 只是我又恐防你們嫌我這風雅，這三方圖章，也只好等後年春闈之後再講罷。」（《兒女英雄傳》第 32 回）

例(140)在「我又恐防你們嫌我這風雅」的前提下，「罷」如表商量，表示說話者想跟大夥打商量，看看這樣做是否可行。即是對於「這三方圖章」一事，就等到後年春闈之後再講好了。「罷」如表退讓，說話者根據情勢自行讓步，表示現在當下不講，等到後年春闈之後再講算了。有關追問語氣，太田辰夫（1958 / 2003）認為追問是疑問與命令的綜合體。前舉例(112)，太田辰夫（1958 / 2003）指出正規的說法應該是「你們

13 見沈家煊（1994: 19）。

14 「罷」表退讓、追問這種半祈使語氣用法，出現句式分別是陳述句、疑問句，雖帶祈使意味，在此歸為非祈使句。

二位想著怎麼樣？請說罷！」如果這樣，「罷」就是表命令。太田辰夫（1958 / 2003）所謂的「命令」乃針對祈使對象是第二人稱的祈使句就是表命令，此說較籠統，並未對祈使語氣細分。細推追問語氣使用的情境，大體出現於對話中，一問一答中，採追問方式時，是跟對方商量下一步要怎麼做，希望對方能說出。這種追問語氣並未脫離商量口吻，可窺得商量到追問的發展軌跡。當祈使句中採用商量口吻，潛藏著祈使內容存在討論空間，未必一定如此。既是未為定論，原先商量的議題有可能轉為說話者的自我揣測，而出現揣測語氣；或是改採假設角度重新思考，就形成假設語氣。

四、結 論

語氣助詞「罷」是由連動結構「V(P) + 罷」中表「完畢」義的動詞「罷」語法化而來，經過「V(P) + 罷_(動)」>「V(P) + 罷_(補)」>「V(P) + 罷_(助)」的演變過程。其中，「罷」由結果補語語法化為語氣助詞，必須「V(P) + 罷_(補)」的句法位置出現在結句末，且句法環境是未然、祈使句。據此，「罷」產生語義變化，成為語氣助詞的動因，取決於句法位置改變與語境影響兩項因素。當「罷」是語氣助詞時，「罷」前的VP結構相對複雜，第二節中歸結九種別於結果補語的形式，更加確定「罷」的語氣助詞功能。

相較於前人研究，本文將語氣助詞「罷」的用法先分成祈使語氣、半祈使語氣與非祈使語氣三大類，再分若干細類，這樣的分法有助於了解發展過程是由祈使句到非祈使句。這些用法是在語境吸收中完成，而且受到原先的動詞語義制約，都蘊含「決定」的意思，反映語法化的「保持原則」。除此，語氣助詞「罷」表停頓作用是受句法結構影響而形成的。

「罷」在「動詞>結果補語>句末語氣助詞>句中語氣助詞」語法化連續統中，存在過渡階段的兩可用法，各個演變階段更精確地說是「動詞>結果補語>結果補語 / 句末語氣助詞>句末語氣助詞 / 句中語氣助詞>句中語氣助詞」。

歷時演變中，「罷」可作為動詞、結果補語、動相補語、語氣助詞，動相補語與語氣助詞都是由結果補語語法化而來。動相補語的用法在現

代漢語普通話已消失，保留在溫州方言中，並進一步語法化為完成貌體標記，具有已行態、方行態、即行態的時態標記特色，呈顯現代方言對歷史用法的承繼與開展。「罷」作為動詞、結果補語以及語氣助詞，從元代至現代漢語普通話都使用著，這種新舊形式並存的現象，可以語法化中的「並存原則」解釋。

明清時期出現可替代語氣助詞「罷」的「吧」。¹⁵ 觀察語氣助詞「吧」使用之初，明代《繡像金瓶梅詞話》2例（請求1例、命令1例）、《初刻拍案驚奇》2例（商量2例）、清代《紅樓夢》6例（命令2例、商量2例、催促2例），都屬祈使語氣用法。相較於語氣助詞「罷」，在《繡像金瓶梅詞話》776例、《初刻拍案驚奇》96例，《紅樓夢》933例，語氣助詞「吧」可謂零星分布。但是到了成書於《紅樓夢》之後的《兒女英雄傳》，語氣助詞「吧」出現的頻率明顯高出很多，有73例，而且幾乎囊括語氣助詞「罷」的所有用法。可見下表統計數據：

表二 《兒女英雄傳》語氣助詞「罷」與「吧」使用情形次數統計表

	酌 定	命 令	要 求	請 求	商 量	催 促	勸 告	提 醒	禁 止	揣 測	假 設	追 問	退 讓	命 令 + 停 頓	請 求 + 停 頓	揣 測 + 停 頓	假 設 + 停 頓	退 讓 + 停 頓	停 頓	總 計
罷	37	40	8	102	38	36	6	7	2	39	0	6	27	2	11	4	19	5	1	390
吧	6	8	3	16	3	6	2	6	0	15	0	2	3	0	0	1	0	2	0	73

現代漢語中大抵以語氣助詞「吧」為主，但是「罷」也仍在使用的。

15 太田辰夫（1958 / 2003: 334）：「『吧』這個字是民國以後使用的，清代以前寫作『罷』。」孫錫信（1999: 163）：「清代時出現代替『罷』的新形聲字『吧』。明代以前未見語氣詞『吧』的運用，其時仍用『罷』。」根據語言事實，明代已可見語氣助詞「吧」的用法。例如：

（1）西門慶道：「也罷，留雪姐在家裡，你每四個去吧。」（《繡像金瓶梅詞話》第78回）

（2）不如趁此微微月色，路徑好辨，走了去吧！（《初刻拍案驚奇》卷12）

「吧」承繼「罷」的過程，是先表祈使語氣，再有半祈使語氣、非祈使語氣。「吧」在現代漢語中是否發展出新的用法？有待後文進一步研究。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西漢·司馬遷，《史記》（二），北京：中華書局，2014。
- 西漢·司馬遷，《史記》（八），北京：中華書局，2014。
-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陳·徐陵編，清·吳兆宜注，《玉臺新詠箋注》，臺北：明文出版社，1988。
-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十卷》，《四部叢刊正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 唐·李世民等著，《全唐詩》第1冊，臺北：復興書局，1977。
- 南宋·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朱子語類》，《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 元·關漢卿，《關漢卿戲曲集》，臺北：宏業書局，1973。
- 明·施耐庵、羅貫中著，王利器校訂，《水滸全傳》，臺北：貫雅文化公司，1991。
- 明·吳承恩，《西遊記》，臺北：三民書局，1976。
- 明·馮惟訥，《古詩紀》下冊，京都：中文出版社，1983。
- 明·馮夢龍，《醒世恒言》，臺北：鼎文書局，1978。
- 明·凌濛初，劉本棟校訂，繆天華校閱，《拍案驚奇》，臺北：三民書局，1990。
- 明·陸人龍編撰，《型世言》，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1992。
- 清·蒲松齡，《醒世姻緣》，臺北：名家出版社，1982。
- 清·蒲松齡著，蒲先明整理，鄒宗良校，《聊齋俚曲》，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9。
- 清·錢彩，《說岳全傳》，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3。
- 清·彭定求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13。
- 清·曹雪芹原著，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一）（二）（三），臺北：里仁書局，1984。

- 清·李綠園著，《歧路燈》，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 清·李汝珍撰，《鏡花緣》，臺北：世界書局，1974。
- 清·文康，《兒女英雄傳》，臺北：三民書局，1976。
- 清·劉鶚著，陳翔鶴校，戴鴻森注，《老殘遊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 孔凡禮輯，《全宋詞補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4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中冊，成都：巴蜀書社，1990。
- 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65。
- 徐征等主編，《全元曲》12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張月中、王鋼主編，《全元曲》上下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 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編》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92。
- 雪山圖書編輯部編校，《繡像金瓶梅詞話》，臺北：雪山圖書有限公司，1992。
- 遂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
- 項楚，《王梵志詩校注》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寧希元校點，《元刊雜劇三十種新校》上下冊，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
- 語風圓信、郭凝之編，《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語錄》，《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1。
- 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 蘊聞編，《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

二、近人論著

- (日)太田辰夫 1958 / 2003 《中國語歷史語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王錦慧 2004 《「往」「來」「去」歷時演變綜論》，臺北：里仁書局。
- 任曉彤 2012 《元雜劇語氣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吳福祥 1998 〈重談「動+了+賓」格式的來源和完成體助詞「了」的產生〉，《中國語文》6(1998.12): 452-462。

- 沈家煊 1994 〈「語法化」研究綜觀〉，《外語教學與研究》4: 17-24 + 80。
- 孫錫信 1999 《近代漢語語氣詞：漢語語氣詞的歷史考察》，北京：語文出版社。
- 徐 山 2013 〈釋「罷」〉，《浙江海洋學院學報》30.4 (2013.8): 67-68。
- 袁毓林 1993 《現代漢語祈使句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張紀花 2015 〈助詞「罷」的來源〉，《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2: 88-91。
- 梁銀峰 2006 《漢語動補結構的產生與演變》，上海：學林出版社。
- 梅祖麟 1981 〈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和詞尾的來源〉，《語言研究》1: 65-77。
- 馮春田 2000 《近代漢語語法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葉怡、于善志 2012 〈論溫州方言中的「罷」字〉，《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11: 54-55。
- 翟 燕 2008 《明清山東方言助詞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 翟 燕 2013a 《〈聊齋俚曲〉語氣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翟 燕 2013b 《清代北方話語氣詞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 齊滬揚 2002 《語氣詞與語氣系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劉月華、潘文娛、故韡 2001 《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 潘允中 1982 《漢語語法史概要》，鄭州：中州書畫社。
- 蔣紹愚 2005 《近代漢語語法史研究綜述》，北京：商務印書館
- 蔣紹愚、曹廣順 2005 《近代漢語研究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
- 鄭張尚芳 1996 〈溫州話中相當「著」「了」的動態接尾助詞及其他〉，收入胡明揚主編，《漢語方言體貌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頁47-66。
- Vendler, Zeno. 196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97-121.

The Origin and Usages of the Modal Particle *Bà* 罷

Wang Jin-hui*

Abstract

The modal particle *bà* 罷 appeared in the Yuàn dynasty. It originated from the verb *bà* 罷, meaning ‘complete,’ within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of “V(P) + *bà* 罷” and became a modal particle via the grammatical process of V(P) + *bà* (verb) > V(P) + *bà* (complement) > V(P) + *bà* (particle). Therein, the resultative complement *bà* was grammaticalized into the modal particle *bà*, which was determined by two factors: syntactic position change and the influence of context. Specifically, the “V(P) + *bà* (part.)” was required to appear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ending sentence, and the context for use should be the perfect tense in the negative or the imperative.

This article classifies the usages of the particle *bà* into fourteen types, and their pathway of development moved from those of the imperative mood to the semi-, and finally, to those of the non-imperative mood. Except for pause usage—which was affected by syntactic structure, all usages, such as being discreet, commanding, requiring, requesting, consulting, urging, advising, reminding, prohibiting, conjecturing, assuming, inquiring, and conceding, were formed through context-absorption. Moreover, the formation processes were conditioned by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verb, which implies ‘to determine.’ This phenomenon reflects the “principle of persistence” within grammaticalization.

Keywords: *Bà* 罷, Verb, Resultative Complement, Imperative Sentence

* Wang Jin-hu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